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八九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貢生臣黄譽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書三十二

國是

與方正學書　王叔英

僕與執事别十餘年其間情慕之淺深書問之達否皆事之細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之身繫天下之望士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名計此時必

已到京獲膺大任矣兹實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説以進於左右焉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吕不可得而間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

濯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能自用其才也方今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皐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世於唐虞雍煕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

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
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
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
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
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研諸慮而藏諸心者非一
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尚何待於愚言之贅哉然僕聞知
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
左右耳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

失於未患之先茍待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疎也其得為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則未必盡僕若也伏惟少垂察焉

論武銓書 熊過

月日兵部武選主事熊過頓首達尊少宰君侯典謁所聞程力搆謀者知士之度也赴時投機者懋功之要也傾否出治者大人之分也君侯以葢世之英震動宇内

自薦紳放於氓隷想望高誼之日久矣程其力無不可舉而又受知陛下深所簡任値聖明之朝身為列卿與廟堂之議觧棼之會何可後時旬内嘗承介使詢及選人聞者頗不悉君侯之意過獨知大人之度兼善成務方以共修王章建治平之業謝天人之望垂竹帛之名無慼也謹以選事奏記君侯察焉天之生民盛矣由一人乃至數十或有百千無算者皆是也而地不加多國家自留州供上輸邉之費其取諸民殆無遺利民已困

罷一有征調率不能堪而公家之財歲有常經即使少有贏餘亦應為緩急之備今四邊多壘行陳往往擒兇魁縛徒從奪獲馬牛羊器械者則國家思所以報之舊者未銷新者叢至地之生財既不加多欲責取於民則亦已稱疲公家勢又不得裒益以奉之所謂上下俱敝者矣往時賢哲深惟根本洞察律令分辨時勢至其子姓限以三世五世有入刑者罷以常法奪其世爵其子姓即隨所附籍令世世復其家無有所事徭戍可謂義

至精也然猶有遺說者三焉今之武選異於吏曹吏曹自正途外吏胥醫歷譯鞮之官皆籍焉武選務在清武臣而已武臣不可徒清計莫如令程其功使然言事之臣皆曰洪武永樂創業之時異諸後世其所除拜兵吏雖不歷戰陳不得輒議裁損然招諭之使幹局之勞乃至持金鼓采海青歷年月者諸凡途之不一是果何武功也今法皆論首功授之官祖宗時武人子孫蒙其已成獨坐享賞延之澤不敢究詰過愚以為非惜紈袴之

心失祖宗大同之義一也過江之功非僮子所知顧五年之間其官乃與百六七十年等竊意文皇帝深念從事酬一時附助之情非萬世之計也攻圍克隘固不必深言至如大營朝見者并一軍寵秩之其賞可謂太侈矣永樂中有征討官繫獄者文皇帝曰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然則曲庇新官蓋亦有司之過非盡文皇本意也王者以天下為度不宜示人以私探君之心成其過舉當時之臣可謂不忠今又失此時不議裁損竊恐

至於大壞而思改絃雖有善策抑亦無及矣此其二也今職官有世襲有流官言者指流官以為高爵要亦不盡事實過以司存常從內府覶貼黄文雖試百户乃有稱流官者非必指揮使以上也有始為流官而後欽准世襲者然則指揮以下不可盡襲亦當分世官流官矣今槩而授之據非所據與初意可謂不侔夫世襲尚應裁損流官何得坐靡也不審當世之思果何為使因沿至今此其三也此外又有中官貴豪特為冒濫竄空名

尺籍中儌倖苟得大將有不賞之懼則畏其勢不敢難也往年大將及撫臣為特設奮勇諸科以待之奪士卒功尚少今例諸奮勇而無擒斬者與雖擒斬而非為首者被傷者諸執大將旗有功者尚有一二其子孫皆不得録於是直上首功避他日褫奪計甚周過愚以為諸中官貴豪者子孫雖有眞功一世後不與凡士茲止其非望然後武選庶幾少清嗟乎君侯天下之事未有極重不反之理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變通宜民不可有後

時之悔過抱區區之心年所於此矣告之莫有應者力又不足以行之君侯存心天下又適因下問選人計舉斯心宜莫如君侯者敢願君侯少為留神言出於君侯之口上下信之勢自多可行者國家之利也伏惟君侯恕其狂瞽詩云揚園之道倚于畝丘此之謂也某頓首頓首

上西涯先生論時務書　黄綰

綰聞士有為知己死者夫苟可以死也其未至於死者

敢不盡其心以為報乎公固以天下士待綰矣綰可不以天下士為公報哉今公之事有大於天下者乎大於天下而不盡其心奚所盡其心也曩者先帝棄天下公與二三大臣皆受託孤之命翼今上嗣登大寶遠近聞者莫不舉手相賀謂有老成忠壯如公者為國股肱必能推素所蓄積引君當道蚤更新化以慰天下人神胥望山川改容以俟者幾兩載於茲今乃宜聞不聞人將疑其失望且云朝廷上下有不同量諸公皆去公獨欲

去未可而在始則甚惑惟懼公一日亦去則國無人既而思之知公前日之志在於終濟天下不有其名者也羣公之志在於速靖一時急就其名者也葢公能用其愚羣公不能用其愚公能用其忠羣公不能用其忠此羣公所以一奮而輙去公所以從容而有待者在此矣古之大臣固不以吾君為不能而必去亦不以吾道為必行而必留一日業乎其官則一日立乎其位仕止久速各隨其時故身無牽制而心常奮然以有為否則山

林丘壑何往而不適哉居今之世志之非難行之為難綰嘗念當今之故叅已然之跡中夜以思矍然而起為之痛哭流涕者幾誠恐太平無事之兆端不如此不知公為善後之術將何道以先之綰聞唐虞之際亦多事矣惟其君臣能知制亂之道通其變於未窮卒底至治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爾則如晉之張華專恃維持謹守故常延以歲月天下大亂身卒不免為可哀也惟公明審二者而早圖之今千瘡百孔苴漏補弊要

非一端所能盡綰則敢摭其要者言之其一曰古之大臣知治亂之機在於一人一人之機本諸一心故必先勉其君以為學夫學所以去人欲全天理不學則人欲之萌如奔流誰得制之此桀紂二世煬帝之徒終蹈滅亡而不悟者也今上厥初嗣服小人得以他技易其聰明他道啟其非心豈非不學故也不先慮此徒以危言激之遂欲於君側取十數奸寵而殺之為計不已踈乎自昔君子欲去君側小人反為天下之禍者何限今欲

少過其横尚不可得况得殺乎孔子曰君子信而後諫不信為謗已羣公不此之思何其昧耶為今之計只宜於羣小方萌之初但知邪正之辨而不立邪正之名率諸元老往名其儔諭以先帝之意曰若皆先帝所選養青宫之素倖不患富貴之不極惟患有富貴而不能保今上春秋方富行義未彰大臣未和百官未輯四裔未撫庶民未孚得則治不則亂一間耳先帝臨崩目不能瞑惓惓惟二三老臣是託若豈不聞乎今水旱頻仍災

變屢出民窮財竭怨咨載路盜賊方熾邉報復急若常容𠉀何不一言於上以有盈成之業而若亦得以保其富貴顧猶蒙蔽之乎萬一事機有失雖欲一飯苟活不可得况富貴乎如此詞懇義正雖未能改其惡亦可小沮其心而無他於是專勸主上以講學擇經德明備之士朝夕啟沃弗使間斷則天理可明人欲可消彼輩雖奸將無隙之可投君德既正然後圖而去之未晚也且周之成王乃中才之主幼而踐阼太公為太師召公為

太保周公為太傅及左右近暱咸選正人開其聰明養其德性所以卒致成周之治豈偶然哉其二曰自古帝王皆先脩其內政而後及於外政夫閨門無法王化無本天下何恃而治周道之盛今古罕比然必關雎麟趾之化行而後江漢汝墳之俗變周公六典所以致成周之盛者迺以宮正宮伯至閽寺嬪御皆屬天官冢宰其旨微矣及其衰也皆由於閨門詩曰赫赫宗周褒姒烕之此不脩文王之道而廢周公之法故也今天子新立

中宫初冊奈何以五六刑餘外持人主之命内挾母后之權威攝中外勢傾上下一時皆為蒙蔽不敢指摘其奸是以宫庭雖無醜議家法必致難守安得不為慮哉自今脩之猶未為晚舉祖宗之舊章求前代之覆轍或論於經筵勸講之際或奏於皇后皇太后之前庶亣相警戒早為持守失此不救人主之血氣浸盛情欲之愛日益深聲色之悦日益甚内庭近而易親恩常掩於義外庭遠而易踈義不勝乎恩比其已極雖百伊周不可

救矣其三曰椒房之戚實關衽席之恩此人情之易厚
茍非明哲之君至德之后孰不有所私金帛之賜足極
其富爵命之加足極其貴富貴之極而不驕者鮮矣況
常人之心知求而不知足知貪而不知止如漢之吕王
晉之楊賈唐之武楊擅權專政致危神器覆宗赤族皆
其驗也故古者帝王婚姻不以微賤上匹至尊必擇先
德之舊家法有承頼其陰佑以培基本綿無疆之統今
之外戚貴極人臣富可敵國貪猶無厭有識為之寒心

近雖稍收歛然無藉之徒尚盈門下抑之則怨縱之則無所不為且多知禁密之情國家無事則已苟有毫髮其常懷怏怏之心將一日萌動挾其膏粱愚闇之人肆為非禮深可慮也反覆其故始之不由德族繼之寵遇太隆以至此耳邇聞今上擇配攬戶之家何不以此為鑒耶未幾果聞造屋闐置莊每用幾千萬銀例照皇親略無撙節爵命之加無異前事而前日之貪横將必不遠與之同矣此皆祖宗已來外戚所未有者今事已遂

將何咎哉漢竇氏初寵於文帝周勃灌嬰請置師傅教之由是長君少君終身退讓保其富貴王氏之盛梅福亦嘗與成帝言之成帝不用卒致簒竊今之外戚既無先德之可承又無家法之可守惟當早選師傅以教之或別置尊官於宗人府兼攝外戚別其賢否論其爵賞察其奸凶制之以法使無所縱不惟外戚之家可保富貴而母后之德亦於此有助矣其四曰古設閹宦專便闈內役使他無所為刑餘之輩必鮮忠良小用猶為不

可况可以攬天下之權哉漢宣帝以霍光專政為戒故輕宰相之權而恭顯遂得肆志至於元帝而天下蕩然葢權在宰相雖專恣猶得斥其非而去之在閹宦蟠據在中人莫之測或傳内降或托御筆諫官不敢執九卿不敢問而令甲之行常為所播弄夫前日閹宦皆祖宗舊人縱有所為猶知祖宗法度自今已後前日者皆老死晚進少年皆代之彼實不知祖宗法度但知威福在已悍然横行無復如何此尤可憂也貞觀之制内侍不

立三品只供内庭掃除不任以事本朝太監不過五品亦不許任事視貞觀最為良法奈何至今玉帶蟒衣儼若侯王天下操柄盡歸掌握今欲正之固難一朝而變議者謂莫若章奏之進所奏之司以封目先投内閣内閣計所奏請至尊於退朝後親御便殿更番上直侍列計處若遇安危所係刑賞黜陟之大雖内閣亦不得專必名進九卿科道集議可否務合天下之公衆論既翕然後決自上裁行之唐太宗每與大臣議事必令諫官

憲臣史官預聞之有不當諫官得諍之憲臣得彈之史官得書之有勸宋仁宗事當從中出者仁宗謂曰事正不欲中出付之公議使宰相行之有過失臺諫得言改之易耳人主尚爾況閹宦乎其五曰朝廷之有言官猶人之有耳目必耳司聽目司視而人之用完人無視聽則不得謂之人矣朝廷而無耳目可謂之朝廷乎晉侯問於叔向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禄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也故

明主知此必虛己以納其言優容以作其氣寵黜以激其不諫重賞以旌其能言言有不合縱加譴責旋即超陞猶慮其不言未聞轉喉觸諱動即禍隨内外遞邏骨鯁一空朝野相視咋舌噤口不敢論天下之事豈有指鹿為馬之心將復萌乎夫言官所係不止通否塞亦將以折奸人之萌救内重之弊若反為奸人所折内重之勢自此固矣楊瑒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脇御史臺可廢也抑不見盜將有意主人之家物必先毒其吠犬吠犬

既死不為之防盜必大至故主人方一吠犬之死即為意外之憂急求數吠犬以繼之使盜知主人已覺而不來此良策也今之所憂有異此乎况言路風采消委已甚苟非豪傑焉能自振當擇素通古今貫達義理忘身狥國不顧已私者使居其職專責以言養其鋒鋭猶可及也若或不然徒以備位欲正君而不知正君之術欲彈劾而不知彈劾之方欲議禮制而不知典章之源欲論機務而不知成敗之幾其好名喜誇者或激剥以成

禍患其巽懦不振者惟循默以待陛遷或伺死虎以擊之或窺腐鼠以攫之甚或排正人以報私怨或引匪類以市私恩夫豈不為奸人之資重為天下患哉夫言不言不足論惟言無不濟天下斯為難也其六曰祖宗立法皆試之於民雖有缺遺天下久已安之且四方異土風俗殊尚故治各有宜若强其所不宜使異同之斯亂之兆也近者有司每以意見逞能非由講習思慮之精妄將舊制彼此移易日變月改徒見耳目之紛更而不

知何者為適從以致奸民因之而愈謬奸吏乘之而為非春秋書魯作丘甲用田賦重其更端之始為民患也此乃往事猶未為甚今宦豎竊權於內必將施暴於外流毒初出如川方興不至引用非人大為紛更不足以行其志若不申明舊典定為中制責成有司謹守固持以遏其機紛紛變亂為生人之害其有窮乎自昔敗亡鮮不由子孫變其祖宗之制唐玄宗無太宗之哲而不守貞觀之舊卒致天寶之亂宋神宗無太祖之明而輕

變開寶之章終兆南渡之禍夫創業之君所與共事之
臣皆身歷艱難慮患之深立法之密有非後世所及後
世雖有才智終不若其更涉之多天下至大庶事至夥
苟非歷試其艱深明其故誰得輕變之哉是故不知立
法之意未有不亂法者也知立法之意至不得已而後
變之斯為善守法矣其七曰君之為君以有民也得其
民得天下矣失其民失天下矣民未有失天命未改雖
有智者不能謀之勇者不能奪之若使飢寒切民之身

仰不足以事其父母俯不足以畜其妻子則人心離散非君有矣民既不為君有君何藉以有邦哉西漢傾危之勢不絶如綫光武乃以一旅中興葢人未厭文景之德王莽不得以革天下之心邦本固也東漢之衰雖有先主孔明之賢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卒之不能復有漢鼎葢人厭桓靈之德曹操孫權又得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不固矣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曰慈幼曰養老曰賑窮曰恤貧曰寛疾曰安富所以致其蓄息結

其歡心淪入骨髓故民常戴其君君常得以有其民也今海内旱潦常半官疲於徵歛民困於追求鬻妻賣子流散四出雖有年穀之登常不免飢寒之苦賦役日急一日前日之所謂富民今已退為窮民前日之所謂窮民今已委於溝壑廟堂不知省守令不知恤皆謂祖宗積累之深有足恃者漫不為慮焉周曰當脩之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真至論也其八曰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窮

者義也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者利也推其至
聖人之所以異於衆人人類所以别於禽獸皆由此也
若狗人欲而忘天理則孟子所謂不奪不厭雖有天下
其能一朝居乎葢自孟子以後真儒間出義利之説漸
晦於世雖有老師宿儒尚或以義為利以利為義所以
傳之於人謀之天下國家皆不免功利之末流之於今
遂無可辨以壟斷罔利盜名欺世為能事以刻核攻訐
朘髓剥膚為有才以奔趨進取為當然以學古求道為

迂誕持論以矯激兩可為能言臨事以逐謬詭免為得策隱忍茍容則為有德締交阿黨則為善宦榮華莫大於戀祿羞辱莫先於去位賄賂公行於上下浮薄尤工於學校爭訟大半於齊民有司不省治本特以簿書錢穀為大務胥吏罔知國法特以漁獵剋剝為生理交征於利相習成風人心穢濁恬不知怪何以異於秦隋五季之亂也失今不救求利之害其有窮乎惟在上者身先仁義以絶求利之心公行賞罰以正趨利之俗使天

下曉然皆知明揚寵拔必狥公守義之士放逐廢棄必
誅身務利之徒如立表示人人知定向交脩於仁義之
中以振拔乎功利之外則風俗丕變而治效可求其九
曰天下之所頼以存者綱紀綱紀之大有三明用舍公
賞罰敦倫理持此三者斷而行之所以齊人道調萬化
者也今賢者未必用用者未必賢𣊬官汚吏未必去清
德懿行未必彰賞之不足以為勸罰之不足以為懲人
之犯法視為泛常漫不之畏傚傚成風愈罰愈犯以至

父子相賊則懷忿而讐怨婦姑不悦則反唇而相稽諸父昆弟告訐肆行男女内外瀆亂無紀夫常制於妻妻或殺其夫小兒嬉戲駡其父母都下之人時常醉酒詬及乘輿强者欺弱富者凌貧剛拏力攫恣所能爲官長視小民如猛獸常懷抑伏小民視官長如寇讐每含憤怨此皆危邦之陋綱紀之失莫甚於此竊惟朝廷天下之首綱紀所自出若提其首下無不從所謂賞不必徧及於人而人自勸罰不必徧加於人而人自懲夫賞常

行於君子而罰必及於小人此朝廷綱紀所以立也賞常行於小人而罰或及於君子此朝廷綱紀所以廢也齊桓公始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死信豎刁易牙遂至身死而不救唐玄宗初任姚崇宋璟以致太平末相李林甫而海内大亂則知君子小人之用否所以關繫於綱紀者何如哉其十曰國家太平既久民生不經塗炭憂愁之苦心思淫逸勞之則怨擾之則驚幸者國家無事無以啟其非心若使一旦少有驚變勤之

以餽餉加之以饑饉睊睊狠顧偃蹇驕怒各將逞其櫱芽或有一二奸雄伺候其側假托名義指朝廷之過失執生靈之詞說攘臂呼號鼓舞而起當此之時我之將帥不足以應之武備不足以制之亦聽其自為而已近者國門之外盜賊時時竊發聚衆刼掠白日殺人有司皆以小事不聞略不加意及其猖獗偶得勦獲又以為功盡行陞賞甲子之早僅兩直隸浙江山東數處饑殍盈道流民充斥焚室廬殺妻子羣相搶掠嘵嘵怨呼有

司徃來旁觀莫可誰何尚賴天祚國家二麥成熟即時安集不至大患又有海寇漳州人者不知姓名駕大船數十艘聚黨幾萬人僭擬旗號出没温州福建沿海境上招誘奸民不時刼掠前年於温州殺金鄉衛指揮一人軍士數百人又前年殺黃華廵檢司廵檢一人弓兵數十人有司皆以遠方小事匿而不聞翫以為常既不及時勦捕又不加意防禦其勢駸駸豈終為海寇者乎又近日蘇州民施天常寇虐為非蟠據崇明海上亦因

有司姑息玩愒所致今雖偶爾捕獲然四海之廣踵之豈無其人元末潊邑方國珍與蔡亂頭以王伏之讐逼逐入海為亂之初亦甚細微遂不可制終為張士誠陳友諒之階豈非遠方哉凡事未有不起於細微而生於所忽星火不滅終必燎原蟻孔不塞久且潰堤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大畜之六四曰童牛之牿元吉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皆言絕惡者當防之於幾

微也羸豕之孚誠在於蹢躅又言止惡者不可徒以一時偃伏而忽之况今國家未能無故誠恐勝廣巢角之徒或萌於草澤而鉏耰棘梃之類或起而應之可不慮哉其十一曰羣公卿者皆前朝所任之舊臣長養成就於數十年者也不惟中國以之為表瞻外國亦以之為觀望猶山林之有虎豹樵採為之不入江河之有蛟龍舟揖為之恐懼如汲黯寢淮南之謀干木息諸侯之兵遼人懼司馬之復相金人問龜山之安在則知不出樽

俎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豈必在於荷戈持戟之列哉故曰正人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今以奸臣之言一旦驅逐殆盡誠駭視聽不能不長奸雄之志以起外侮窺覬之心其所關繫豈不大哉古者卿大夫既老月朔猶朝於君所與聞政事天子有事持珍味問於其家其重之如此雖國家無事尚不當輕去以起衆疑况今内本空虚外變將摇此正任用老成之際不宜輕棄况其中又有才德爲天下望乎惟能委曲調和於

内求其為衆望所歸者復之可也其十二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聖人安不忘危之意也國家以威武立國置衛所錯於郡邑以待不虞可謂有其備矣奈何休息既久上下苟安軍律不明武備廢弛韜鈐不識而謂之將戈盾不分而謂之軍其襲職替官雖有比試考校之法但不過臨時僱倩以應故事大者以養勲階小者以守禄位優游飽食勇無足用謀無足取其平居無事驕心惰氣凝滯眉目使一旦有急雖人與千金亦莫效用

如此養兵何益西北防邊最為要害其兵常戰特為精强非他處之比近年以來各差内臣鎮守使都御史總兵皆處其下反為所制動輙拘忌其恃勢作威規利自肥多帶私人散處各邊或打攬糧草或結放私債糧不足則虚申以入納草不敷則分束以備數債不完則扣糧以自償軍能充捷賞歸其家營田肥沃僭為私莊軍丁力壯擇以耕田老弱創殘留之守營小大傚傚百蠹紛然諸邊幾於不守然夙沙衛以辱齊師魚朝恩以陷

唐兵豈盡如此故連年邉報失利先帝在日雖切留意終無祛病根在京諸營者天子自衛之兵所以防肘腋制外兵也尤當精鍊以待徵調今亦以内臣提督號令不一將無專心教演不精兵無素習甚者罷癃殘疾半於其間無所揀擇又以河南山東兩直隸軍赴京班上操半年一換新者未去舊者已回參錯道路因而為非未見演習益困兵力況非盛時故事宜悉罷之選集精壯或別置輔鎮以備輦轂之虞夫兵者非衆多之為强

惟能擇良將校變通明賞罰蓄勇鋭之為强昔齊威王烹阿封即墨遂起兵擊趙魏衛三國兵盡走齊國人人震懼以致安强賞罰明也方今文恬武嬉之餘正將惰卒驕之日雖曰治兵不專於嚴然烏可使其褻而不振故申嚴紀律亦變通之所宜先者穰苴斬莊賈三軍股慄然後少施以恩病者為之求行爭奮孔明必殉馬謖為法不可廢李光弼以嚴代郭汾陽人謂之得體孰謂姑息養兵如今日猶可望其用効於危急哉竊謂鎮守

提督之類不去則帥權輕帥權既輕雖有良將不能成功名況授非其人何以措手足而脩武備哉惟熟籌之廟堂求得人而任之寛猛惟其所施庶幾可也其十三曰保社稷安天下莫先於人才人才之生錯而難見故宜廣取而不可限求今用人雖有數路惟進士則大用之否則雖有豪傑亦無以自見夫所以大用者正以其才其徳豈徒以其能舉子之文哉今日舉業所選之士果皆足以當他日非常之用否也士必素養而後可以

當大事古之豪傑能立非常之功名者皆具胸中先有一定之規模然後仕而行之如韓信一見漢高祖即為畫取天下之策如指掌及為大將出百戰滅項羽無一不酬其言范文正公為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於心至上執政一書終身功業其本末皆不出此其所以精於心者豈一日哉今用人惟重於進士使天下之士方當少壯精力有餘正可以講求脩己治人之道惟知進士之業為當務乃一切從事於浮詞淺

説之間疲神竭慮勞勞卒歲惟患其業之不專不足應主司之求及用之且限於簿書期會行之不勝其掣肘然又束以資格考語之法夫資格限年躐級考語萬人同律持銓衡者憑此以驗賢否論黜陟雖有美才特志困不自見故士皆卑卑小節怠而不脩至今議者乃有我朝人才獨不及前代之嘆豈真有不及哉取用之法使然也苟能撤偏重之弊去資格之拘慎藻鑑之明行不次之擢使士之出者皆得以行其志天下之大豈無

非常之才足為邦家之用而猶曰有不及哉夫出類拔萃能包括一世之用者代不過數人豈如羣才之可多得周止亂臣十人唐虞之際尚止數人故孔子嘗並嘆以為盛今以海內之廣廣詢博訪但能得一二人養之寛閒之地作其精華果銳之氣則他日非常之用自足應之不窮矣其十四曰世道之衰由於學術之壞學術之壞由於選舉之非法當今進士選於舉人舉人選於學校學校選於民間俊秀讀之以六經語孟之書明之

以濂洛關閩之說試之以經義論策之文固非前代墨義詩賦之比宜其得人之盛遠超漢唐宋而過之詎謂人物之下器識之卑反不能及何哉今徒取剽掠浮詞之末而失其涵濡體驗之本不知聖人所以為經者以心傳心將以明天理辨義利於分毫而已今之學者專為求利祿取富貴之捷徑偶或一得不啻筌蹄之已忘雖其不忘亦鏤冰刻脂之工俳優齷齪之語名為正理其實視墨義詩賦反不及之遠矣昔朱子嘗嘆當時科

舉文字之弊今日之弊有甚於朱子所嘆者其憂又何如也今天下之人但知其為利而不知其為害夫揚朱學為義而偏於為我墨翟學為仁而流於兼愛原其設心豈遂至此孟子嘗推其禍為無父無君以闢之差以毫釐謬以千里矧以聖經為學假之媒利名似實非皆蠱眩惑皆為患得患失之鄙夫其弊可勝言哉三代之法自鄉黨達於王朝其所以居而教之無異道取而官之無異路故士各得以德行道義自奮平居惟憂德業

之不偹而不憂官爵之不至此得人之所以盛也兩漢以來雖不能及乃有賢良孝廉之選故董仲舒輳固之徒由此以進及至隋唐始專以文詞取士不復有尚德之舉宋沿唐制其盛時猶兼采時望而去取之其後糊名之禁行科舉之法益壞傳習至今士皆不必論其實行進退之際惟取决於三日之虚文雖行檢若狗彘屠沽販賣皆不必擇以至誣經詭聖能希主司之意莫不中選遵理道拙華藻者莫不屏棄以一日之長得登一

第清官顯爵擅之終身無不如意乃使習對偶之童子皆斐然有卿相之想而不知慚噫使古之聖賢如孔子孟子顏子者生於今日其所自負如何亦肯與今日之士同其用心相逐得失於此哉雖然勢極而反亦理當然使後代之論者謂選舉之法始壞於某代某人卒復於某代某人顧不盛歟若欲選舉得人莫先於正人心欲正人心莫先於明學術必使一時學者皆遵小學大學之方以求聖賢之道實有得於心方令為舉業許以

應試取之之法或如周之鄉舉里選或如漢之特舉實行或如宋之兼采時望然後試以經義論策不必如今之對偶虛文命題必明白正大不困以所難務擇其真切者為上格中不必多亦不必限以名數庶幾所學皆實學所得皆真才不至如今日人才相去之獨遠也縉生長東南幼而讀書有志天下之務念祖父世受國恩尤欲以身為報乃蒙先朝曾收育於仕進之列但以學之未成屏伏閒曠朝夕自治以俟其充不敢即叨升斗

之禄目今天下之勢跡雖未形機則已露譬之人身外貌雖壯衣冠雖好五臟受傷四肢百骸無有不病以此憂念至深夙夜食息不敢或忘故敢吐其一得之愚以獻自頂至踵之思但知欲忠於國願報於公不復有所避諱亦不敢冀其言之皆是在昔伊尹周公攝位行政人心貼然流言相扇雷風感變此何道以致之是其胸中至誠所存者有以貫徹天人之際豈區區智術所能然哉戰國縱横諸人其才知非不美其謀策非不優特

所發非本心詭偽遷就求合人主一時之私以遂其欲終必至於滅六國亂天下此不誠然也惟公推二公之心積至誠之道持守之堅不以利害死生而得間上有以格天心中有以感君心下有以孚民心一轉移間使天下為康為寧為福為壽不使世有遺策人有遺用遺後世之憾皆公平生所學所志竭節盡忠報君愛國不可後者惟望不以草野慮廣為倨侮芻蕘放論為難聽曲加優容不録其狂妄之罪擇其是者而納之是則先

帝顧命之重幸甚宗社神靈倚賴之深幸甚蒼生仰望之切幸甚

做桂洲公論顯陵形勝書　顧璘

比拜手教感切至深念公上應顧問贊萬機下酬咨啟神用罔無停乃復念鄙人如此尚何云希潤邪不敢望不敢望璘竊有獻頃者奉命告謝純德山得縱觀我獻皇陵寢之盛其山來自京山中盤諸大山發脈而來再起於聊屈蜿蜒而西屏聯障疊至今純德山而止乃幹

龍之盡處以其過北更無山前界漢江是以知之所謂界水而止亦曰勢如萬馬從天而下也或言主山太小兩沙太直其理殊未切凡言主山非指葬地之山乃泝其龍脈所起之處正不貴其逼近如中盤五泉聊屈等山皆崔巍秀拔接於百里數十里之間何謂小乎楚地山多正嫌其偪仄阨塞而難於寬廣此地自陵山以北麗厚寬舒四望千里儼有京都之象光嶽所聚非偶然也兩沙為脩築牆守欲成制度稍去坡陀今望若直然

大勢則青龍回而作岸極得環抱何可謂直乎其南五泉之野古有曰天子墓在今俗呼天子岡舊志載其靈變益異兆也古者天子所興之地必有符讖物象之祥豈可不信乎璘又謂天下之地各有極貴之處今都城與天壽山諸陵據燕冀督亢之勝不俟言矣古稱芒碭有天子氣則我高祖奮起又祖陵據為宅兆金陵曰龍蟠虎踞真帝王都高祖既定鼎於此又為鼎湖升遐之區杭州曰龍飛鳳舞至於臨安我太皇邵太后適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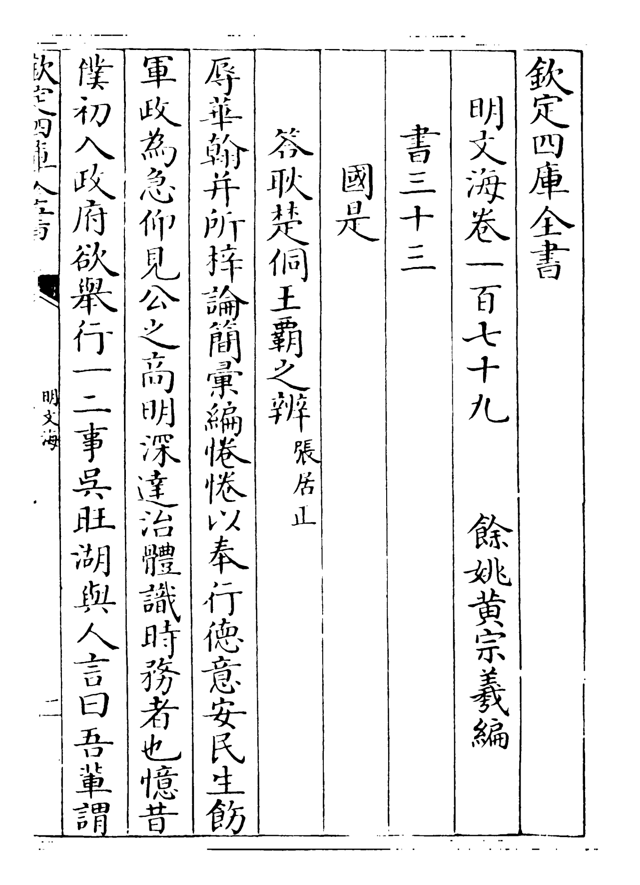
地鍾靈之所固已湊合於皇家矣今荆郢之間亦海内一大都會自春秋楚莊稱霸以來代有竊據而偏安者亦其地氣素貴也國朝郢猶祚薄而不能承乃大發於聖宗自獻皇埋玉以來我主上當陽御極聖躬康强皇嗣叠降景福嘉祥可謂極天下之美善無加矣仄聞道路之言云皇上孝思誠切若有遷陵之議璘遠臣疎賤不敢與聞欲言中止者屢矣竊比富貴之家葬地得吉尚不敢輕動況萬年之宗社乎左右乃國之親臣位在

輔佐不可不極言雖少違主上之孝而實臣子之至忠也且商周遷都未聞遷陵况我太祖不遷祖陵太宗不遷孝陵此數聖人必有深意不可不慎無俟後日稍有慮悔噬臍難及昨鎮守張太監謁顯陵至省見璘亦曰美哉陵山之盛長陵可以頡頏諸陵皆不能比渠乃內臣熟見國家規模其言亦如此可以占人心之同今諸臣不敢言者恐未見之耳若再奉此議執事宜請遣大臣稍知堪輿學者來此遍觀熟視庶知璘言不妄不勝

拳拳及此幸勿以為愚也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八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九　　餘姚黄宗羲編

書三十三

國是

答耿楚侗王霸之辨　張居正

辱華翰并所梓論簡彚編惓惓以奉行德意安民生飭軍政為急仰見公之高明深達治體識時務者也憶昔僕初入政府欲舉行一二事吴旺湖與人言曰吾輩謂

張公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議論不過富國強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僕聞而笑曰旺湖過譽我矣我安能使國富兵强哉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强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纔涉富强便云霸術不知王霸之辨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為王富强之為霸也僕自東政以來除寇幼敷陳培養冲德外其播之命令者實不外此

二事今已七八年矣而閭里愁嘆之聲尚猶未息倉卒意外之變尚或難支焉在其為富且强哉公今不以僕為卑陋而留心於此誠生民之福也第須一一覈實考成乃可有効若徒騰之文告而已實意且化為虛文矣何如議留入覲正官及澄汰縣令二疏俱屬所司覆行丈田一事揆之人情必云不便但此中未聞有阻議者或有之亦不敢聞於僕之耳茍利社稷死生以之僕比來唯守此二言雖以此蒙垢致怨而於國家實為少裨

願公之自信而無畏於浮言也

答耿楚侗致理安民　張居正

丈田賑饑驛傳諸議讀之再三心快然如有獲蓋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究觀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幸賴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久僅免危亡耳隆慶間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紀綱不振弊習尚存虛文

日繁實惠益寡天啓聖明雖在幼冲留心理治僕每思
本朝立國規模章程法度盡善盡美遠過漢唐至於宋
之懦弱牽制尤難並語今不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高
皇帝懷保小民一念用以對越上帝奠安國本耳故自
受事以來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
為務鋤强戮凶剔奸釐弊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
安民而已奸人不便於已猥言時政苛猛以揺惑衆聽
而迂濶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上德矯

捍文網不知我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哺糟拾餘無裨實用徒以患奸宄賊良民耳世儒達治者尠雖勉遵上令而實未得於心所以宣上達下者苟以文具規免罪責而已比見公諸所條布訓辭雖若嚴整而肫肫愛民之意藹然於言外以是服公之高識宏抱非世儒所能及也頗益自信而堅持之監軍道裁革為便彭湖賊未必即是真倭但嚴備以待之不必勤於遠也人旋附復拙稿末卷有歸政本末謹附一覽

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用剛書 張居正

往丈起山中不一歲而躋九列僕日夜引領望丈之一至者以丈素有超世之識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為能疏附後先以共濟艱危也乃讀前後手翰所以教僕者則亦未越於衆人之見而與僕之孤耿大謬也丈前書謂僕處余懋學傅應禎為太過恐失士心後書謂救劉臺為盛德至引文潞公之事以相比今海内簪紳之侶投柬於僕者十九為此言也然皆衆人也豈意有超

世之識又知僕所以肩鉅承危之心而所見乃亦止此乎古之賢聖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異易大過棟撓彖曰剛過乎中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撓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而商周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為中也僕以一豎儒擁十餘齡幼主而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況自隆慶以來議論雖多國是靡定紀綱倒置名實混淆自僕當

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開衆正之路杜羣
枉之門一切以尊主庇民振舉頹廢為務天下始知有
君也而疾之者乃倡為異說欲以抑損主威揺亂朝政
故不得不重處一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蓋所謂剛
過乎中處大過之時者也而丈乃以為失士心誤矣吾
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惜乎至於潞公之事
亦復不倫蓋潞公所事者長君而其出處去就未必係
宋室之安危予方狂妄後生獨持饋錦一事以議論前

輩此其失在於不知賢耳故潞公得以包容之僕今所處何時也主上畀艱鉅之任付之於眇然之身今權璫貴戚奉法遵令俛首貼耳而不敢肆遐方外裔獻琛脩貢崩角稽首而惟恐後者獨以僕攝持之耳其出處去就所係豈淺淺哉彼讒人者不畏不愧職為亂階且其蓄意甚深為謀甚狡上不及主上旁不及中貴而獨剚刃於僕之身又無所汚衊而獨曰專擅專擅云云欲以竦動幼主陰間左右而疑我於上耳賴天地宗廟之靈

默啟宸衷益堅信任不然天下之事豈不為之寒心哉
自有此譖主上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以痛恨於忌者益
大舜聖讒說之殄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故去此人以
安僕也以安社稷也離明允斷誠理法之正而僕所以
懇懇救之者葢以仰荅聖恩下明臣節耳非欲為沽名
之事也而丈乃以潞公見諷誤矣僕一念為國家為士
大夫之心自省肫誠專一其作用處或有不合於流俗
者要之欲成吾為國家為士大夫之心耳僕甞有言使

我為劉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又一偈云高岡虎方怒深林蟒正嗔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丈深於佛學者豈不知此機乎夫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今海内搢紳之侶為此言者甚衆僕皆遜而謝之乃於丈嘵嘵不已者以丈有超世之見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者也倘再會有縁尚當刮目相待

答李中溪唐順之

兄之使閩也一年矣辱以書下問者數四矣屢問而

屢無一言焉是亦不免有負相知乃展轉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以少效悃而塞下問之勤者則言之適在此時然亦自度非过則戇也惟兄亮之而已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其繫於撫按舉劾亦最重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閱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按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

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纔三兩人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訟理苞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下天下可以卧而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甚

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毋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無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毋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奚得而勸懲公道奚得而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強不善曲

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唆為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舉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鑽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倔强與人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鑽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得勸懲公道又奚得而不塞也由此言之為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為榮而必舉劾之不稱為可懼矣今兄之

所屬其為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為州縣小官者誰乎僕
山澤之人耳其姓名且不知也大官賢乎不賢乎小官
賢乎不賢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者多乎
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為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
者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
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
言乎然僕之為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
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必多也大官果賢

矣或矯而不舉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澄清之譽而欲矯之以多劾者亦私也雖然竊以為莫如精舉而慎劾則劾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彰惡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最賢最不賢者少也舉劾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彰而惡有不屏也故僕以為莫如精舉而慎劾

兄意何如一言之獻如是而已惟兄亮之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校對官中書臣方大川

謄錄貢生臣黄謍

謄録監生臣黄鑫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

餘姚黄宗羲編

書三十四

民事

與行在户部諸公書 周忱

伏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惰游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業葢惰游禁則士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而國

用可足茍或不然則户口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均地利削而國用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以維持其民而均其土地者正為此也邇者皇上念天下之人民有因饑窘逃移者累降勅旨設撫民之官頒寛恤之條令天下郡邑招而撫之諸公頒布奉行克謹無怠天下之民感戴聖恩扶老携幼競返桑梓惟獨蘇松之民尚有遠年竄匿未盡復其原額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蕪者豈優恤猶未至乎凡招回復業之民既蒙蠲其稅糧

復其徭役室廬食用之乏者官與賑給牛具種子之缺者官與借貸朝廷之恩至矣盡矣如此而猶有不復業者亦必有其説焉蓋蘇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艱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後也見流寓之勝於土著故相扇成風接踵而去不復再懐鄉土四民之中農民尤甚何以言之天下之農民固勞矣而蘇松之農民比於天下其勞又加倍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比於天下其貧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懐土而重遷蘇松之

民則常輕其鄉而樂於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忱嘗歷詢其弊蓋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户苞蔭二曰豪匠冒合三曰船居浮蕩四曰軍囚牽引五曰屯營隱占六曰鄰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誘其所謂大户苞蔭者豪勢富貴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男或以威力强奪人子息或全家傭作或分房托居賜之姓而目為義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為僕隷者有之凡此之人既得為其役屬不

復吏其糧差甘心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减矣其所謂豪匠冒合者蘇松人匠叢聚兩京鄉里之逃避糧差者往往携其家眷相依同住或創造房居或開張舖店冒作義男女壻代與領牌上工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粉壁題監局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户當匠而冒合數户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有之兵馬司不敢問左右隣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日

盛而南畝之農民日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蕩者蘇松乃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涯涘載舟者莫知蹤跡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闗隘廢弛流移之人挈家於舟以買賣辦課為名冒給隣境文引及河泊所由帖往來於南北二京湖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脫免糧差長子老孫不識鄉里暖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里甲無處根尋外處之廵司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口日蕃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囚牽引者蘇松

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為事之人充軍於中外衛所者輙誘鄉里貧民為之餘丁擺站於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户為之使喚作富户於北京者一家有數處之開張為民種田於河間等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姪且如淮安二衛蘇州充軍者不過數名今者填街塞巷開鋪買賣皆軍人之家屬矣儀真一驛蘇州擺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甍接棟造樓居住者皆囚人之户丁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胥莫究

其所從由是軍囚之生計日成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消矣其所謂屯營隱占者太倉鎮海金山等衛青村南匯吳淞江等所棊列於蘇松之境皆為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因有所恃特賜豪強遂使避役姦氓轉相依附或入屯堡而為之佈種或入軍營而給其使令或竄名而冒頂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下糧差負累鄉里為有司者常欲挨究矣文書數數行移衛所堅然不答為里甲者常欲根尋矣足跡稍稍及門已遭官旗

之毒手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耗矣其所謂隣境蔽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教導無方禁令廢弛遂使蚩蚩之民流移轉徙居東鄉而藏於西鄉者有焉在彼縣而匿於此縣者有焉畏糧重者必就於無糧之鄉畏差勤者必投於無差之處舍瘠土而就膏腴者有之營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倏往倏來無有定志官府之勾攝者因越境而有所不行鄉村之譏察者每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隣境之客户日衆而南畝

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盛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彌滿於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為住持初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掛搭名山巨刹在處有之故其鄉里游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為之執役眉目清俊者稱為行童年紀强壯者名為善友假服緇黃偽持錫鉢或合伴而脩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為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

幇閒者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徒佀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狹矣凡此七者特舉其大畧而天下郡縣此弊俱無縱使有之亦未必有如是之甚此等之人善作巧偽變亂版圖户口則揑他故而脫漏田糧則挾地名而詭報惰游已久安肯復歸田里從事耕稼況其缺乏稅額累累加配見在之户其中頗有智能者見其得計亦思舍畎畝棄耒耜而效其所為惟愚騃無用之人方肯始終從事於農業然坐受其弊亦豈無避免之心乎

凡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僥倖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蘇松僥倖之民如此其多則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月除而無有底止矣怳嘗以太倉一城之户口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黄冊原該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今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户覈實又止有見户七百三十八户其餘又皆逃絶虚報之數户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

夫以七百三十八户而當洪武年間八千九百八十六户之税糧欲望其輸納足備而不逃去其可得乎竊恐數歲之後見户皆去而漸至於無徵矣是皆惰游不禁耕稼不勸故姦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檢制之撫民之官固未易以招之也愚以駑鈍之才濫叨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列位卿相與在朝公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請將蘇松等府逃移人户不拘通例别立一法以清理而檢制

之庶幾戶口可增田畝可闢稅糧可完忱事出激切不覺覼縷之至惟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甚

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　王鏊

古者什一而稅使民歲不過三日故天下和平而頌聲作後世未能遽行也然亦當稍倣其意使法較然畫一而可守今天下財賦多出吳中吳中稅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請備言之吳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之稅一畝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

收益幾於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爲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相遠而一坵之内咫尺之間或爲官或爲民輕重懸絶細民轉賣官田價輕民田價重貧者利價之重僞以官爲民富者利糧之輕甘受其僞而不疑久之民田多歸於豪右官田多留於貧窮貧者不能供則散之四方以逃其稅稅無所出則攤之里甲故貧窮多流里甲坐困去住相牽同入於困又有奸民以熟作荒歲以爲例謂之積荒板荒馮役

義塚之類悉攤之於衆此加耗之所以日重者也又官民之田舊不過十餘則近則乃至千餘自巧歷者不能算惟奸民積年出没其中輕重高下在其手或以其税寄之官官謂之詭寄或分散於各户謂之飛寄有司拱手聽其所為而不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弊起於則數之細碎故也田之税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謂均徭者大率以田為定田多為上户上户則重田少則輕無田又輕亦不計其資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務逐末而

不務力田避重役也所謂重役者大約有三曰解户解軍須顔料納之内府者也曰斗庫供應往來使客及有司之營辦者也曰糧長督一區之税輸之官者也顔料之入内府亦不為多而出納之際百方難阻以百作十以十作一折閲之數不免出倍稱之息稱貸於京以歸則賣産以償此民之重困者一也使客往來厨傳不絶其久留地方者日有薪炭鰥菜膏油之供加以饋送之資游宴之費罔不取給此民之重困者二也前代無所

謂糧長者我太祖患有司之刻民也使推殷實有行義之家以民管民最為良法昔之為是役者未見其患頃者朝廷之征求既多有司之侵牟溢甚舊惟督糧而已近又使之運於京糧長不能自行奸民代之行多有侵牟京倉艱阻亦且百方又不免稱貸以歸不特此也貪官又從而侵牟之公務有急則取之私家有需則取之往來應借則取之而又有常例之輸公堂之刻火耗之刻官之百需多取於長長又安能不多取於民及逋租

積負官吏督責如火則拆屋伐木鬻田鬻子女竟不免死於搒掠之下此民之重困者三也三役之重皆起於田一家當之則一家破百家當之則百家破故貧者皆棄其田以轉徙而富者盡賣其田以避役近年吳下田賤而無所售荒而無人耕職此之故也夫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今田既出重租又併庸調而歸之此民之所以輕棄其田者也古之為政者驅末作歸之田今之為政驅農民而歸之末作使民盡歸末作

則國之賦税將安出哉時值年豐小民猶且不給一遇水旱則流離蔽道餓殍塞川甚可憫也惟朝廷軫念民窮亦嘗蠲免荒數蕫以寛之而有司不奉德音或因之為利故有賣荒送荒之説以是荒數多歸於豪右而小民不獲沾惠於戲民之患極矣有仁心者忍坐視而不思所以拯之而拯之實難蓋日夜思惟莫知所以為計孟子有言益亦反其本矣意者今日之弊亦當先端其本乎使官田無太半之税内府無出納之艱有司無侵

刻之擾則諸弊可一掃去而民有息肩之所然官田之稅國有定法未敢輕議昔宣宗皇帝亦嘗勅減其數因是再損削細碎之數併為一二則或四五則或如舊例十一則其亦可乎出納之艱則在明主加之意時察之而重為之禁貪官之弊則廵撫之責而乃使之晏然在位或幸而見黜又晏然捆載而歸曾不究其贓如此復何所懲而不為乎於戲三者之弊及今治之猶可不然民日以困田日以蕪國家之財賦日以益缺數十載之

後吾未知其所税駕也

與李司空論均徭賦　王鏊

鏊居鄉數年見民間甚苦均徭富者或至毀家貧者多至賣田鬻産伐樹繼以逃亡前此未有也訪其故起於吳縣尹鄭軾軾良吏也輕變舊法貽禍至今葢舊法計里不計户姑以長吳二縣論之二縣共一千二百五十二里歲額共一千一百五十五役里分役數大約相當即有參差自可隨宜消息每里共當一役雖有重費十

户共之不為甚苦人户貧富里長素諳略為重輕人亦能堪自軾為縣謂里長不能無弊也悉名人户至縣人人面審家家著役役少人多則儲為公用謂之餘剩均徭軾之為此亦甚均也繼其職者不能如軾多因之為利人人面審恣意酷派一户有至百餘兩者嚴刑痛箠敢有不承其餘細役似不為重而交納之際百方艱阻多至一倍二倍三五倍者有之民呑聲而不敢言所謂餘剩者竟不知何在故民間爭言舊法之便舊法似疎

而民悅均其利於下也今法似密而民怨專其利於上也以愚計之役之大者莫如解户斗庫之類宜別為一項推上户有名衆所知者當之而下户特為優免其餘一甲止當一役按里可定不必人人面審騷動一縣葢面審之際不免詢人人恐重役多方行賄詢之糧塘則賄糧塘詢之里老則賄里老無所不詢則無所不賄故有以富為貧以貧為富有司又從而高下其手名曰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也曷若舊法不詢而自均乎或言舊

法善矣官府之用不足如之何曰此自為役法耳非為財用設也賦之與役不相涉入如有公用贓罰之類尚多有之必不得已與其豫儲均徭不若别為科派科派多及富右不及貧下也執事體國愛民之心至矣近效一得之愚亦不自知其可用與否而公以為必可行復詢遠謀足利永世者於此見公之心何如也民間利害未能悉舉而徭役實其大者顧公不惑羣議斷而行之符下州縣照里定役一年足一年之用更不許僉餘剩

若有餘剩即同贓論如此數十年之害一旦除去吳下人人歡呼相慶不特此也田無重役民皆務本不至輕棄其田而逃亡是本末均利矣然須刊定大榜昭示遠近永為定例不然公去吳之後貪官污吏又將如前之為吳人之弊吾未知所稅駕也近考蘇州誌文襄役法一里出銀一兩其輕如此其後知府汪虎變為前例當時尚以為重不知今日流弊至於此極也今役額頗增若倣文襄之法雖一里十兩猶輕且均也執事以為何如

與中丞劉養和書 王九思

車從過鄠獲侍左右幸甚竊見憂勞百姓形諸顏色所過咨訪下及芻蕘此昌黎韓子喜談而樂道之者況不肖乎伏念高明不以九思不肖納為知己詢以今日之務當時倉卒未及陳對乃今有懷而不以告是負知己也故敢以書上亦韓子所謂惟愈於執事可以此言進者惟高明察焉高明按臨郡縣輙進鄉老詢以民瘼昨見鄠中所進見者多市井賈人不諳政體或以一人之私或

以讐家之故率爾發口自不知非此高明親與閗睹不容以或誑也不肖以為度諸他縣想亦不逺雖然此就其無益於事者云耳即其所言多切於弊而高明行焉而行者或非其人竊恐高明之勞日甚而無益於下也雖然此就按臨之地云耳即其所言多切於弊而高明行焉而奉行皆得其人而有益於下也全峽七百里能徧歴而月與之臨乎此勢之决不能也不肖以為今日之急莫如擇人古法有云朝廷任吏部吏部任監司此

天下之勢也而一省者天下之凖也故今全峽之地兵馬在都司錢穀在藩司獄訟在臬司而府州縣則承接而行而規畫布置則廵撫臺也高明於此將何為邪規畫布置而已耳任藩臬而已耳擇府州縣吏而已耳雖然藩臬人少而多賢其任之也易府州縣吏少賢而人多其擇之也難惟其難也故近有咨切訪察者焉不肖於此不能無疑何也其訪察也寄之何人乎使其人果君子也必能公其心以事其上矣萬一錯繆於十人之

中而誤一人焉竊恐九人之得不能償其一人之失也况其多乎况不公其心以事其上者乎今日之急莫若於府州縣吏每府書一方冊置之坐隅分命藩臬及各道守廵留意訪察親見賢否從公揭報高明不負天子藩臬諸君必不忍負高明也既得其實已其上而可旌與其下而可黜者則亟為之其向上而未乆者勸勞之其未久而志陋者姑罰之使其警焉而知悛也若夫中人之資固無異才亦不廢事此其最多者則戒飭之使

各勤其職焉於是一省府州縣吏不下數百人覽之則在目中憶之則在胸中不假下人訪察而賢否可知不勞親問百姓而民瘼自悉一人家有一都御史葢有所恃而不恐一官府有一都御史葢有所畏而不敢高明於此又何為耶亦惟總其大綱去其大惡以收其成效而已無復多勞也多勞則病損千金之軀以貽高堂之憂可乎不肖於高明為通家兄弟父子辱知愛於門下甚深是故敢以此言進也異日高明坐於廟堂之上佐

天子進退百官倘不迂不肖之說推而行之則天下其庶幾乎惟高明留意幸甚幸甚

上巡撫三原王公書 趙同魯

竊聞為政者不患上令之不行而患下情之不達情不達則上下隔絶忠言莫進而恵澤不流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惟上有聽言之明下有盡言之士言之而當聽之而審則民志以之而通政教由是而成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又曰同人于野亨此聖人所以必察邇

言而盡下情者也伏惟明公以王佐之才為國元老為
明天子所倚毗輟廟堂之繖輔以任南國之旬宣而能
不自满假汲引士類周爰咨諏務使拯顛崖之厄置諸
袵席之安此即先正保衡不忍一夫不得其所之盛心
而加以周公吐哺握髮之勤也同魯不於此時披瀝肝
胆以盡所欲言以失事機之會則將受下瘖之責矣竊
惟我蘇昔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由漢
歷唐其賦皆輕宋元豊間畝為斛者止三十四萬九千

有奇元雖稍有增損亦不相遠至我朝止增崇明一邑耳其賦加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六石地非加闢於前榖非倍收於昔也特以國初籍入偽吳張士誠義兵頭目之田及撥賜功臣與夫豪强兼并之以罪没入者悉依租徵税故官田有一石九斗八斗七斗之額吳民世受其害久矣洪武間運道猶近故耗輕易舉至永樂建都北方漕運轉輸始倍其耗由是民不堪命逋負死亡動以萬計宣宗章皇帝明燭是弊詔減官田

三分之税時格於異議事寢不行前守况侯抗章上請得遵優旨所減税糧凡七十二萬餘石又賴廵撫周文襄公存恤惠養二十餘年歲豐人和迄可小康自後水旱相仍無歲無之加以虧折賠償不貲民復困瘁每使節臨呉自閭門入者見其貨賄充斥人物旁午孰不以爲富庶殊不知皆名商大賈東西南北之人所湊集耳土著之民自名宦世族之外率多逐末之徒不識耕稼之苦賦税之事者其處乎窮鄉僻壤頽簷破屋啼飢而

號寒者皆吾蘇務本之民也且田之負郭及當官道者率皆高阜遊麥稼穡芃芃其盛孰不以為膏腴之壤殊不知沿江傍湖圍分積水逾仞數年不穫而小民破家鬻子以償官逋者皆吾蘇重額之田也至於今年自春徂夏不雨五月下澣始獲一雨沾足百穀既播良苗勃興謂豐年可冀矣詎意六月以來陰寒為沴禾皆連根槁死復生螟螣蟊賊四蟲孽所食之處疾若風雨根苗心節靡有孑遺八九十老人目所未覩逮七八月以及

九月盲風怪雨發作無節發必連日信宿拔木發屋田禾之高阜者風秕低窪者腐爛高者十存四五低者十無一二全無穫者又過半焉愁歎號泣之聲遍野吳民老稚倉皇固常控訴有司有司亦常爲之詳覈而獨許免其全災者耳至於風秕腐爛者略不議及葢出納之吝有司職也自非明公俯垂大造之恩體皇上子養元元之意心究大易損上益下之微旨鑒先哲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名言緊減稅額以活此一方之人解此倒

懸之急救其垂絕之命則百萬生靈何所仰頼而自存亦何所收穫以充賦乎前此吾蘇嘗大水矣永樂三年太宗皇帝特詔户部尚書夏公少卿袁公洎同魯之叔祖友同治水於吳復命太子少師姚公發永豐倉糧五十餘萬石以賑之誠以蘇為畿内根本重地國計所頼故也景泰甲戌大水郡守汪侯諭民曰爾民救得一分則得一分之食不爾稅也其時遊青晞溥俱作全濟之數次年復行荒政給粟設糜多方賑濟然猶餓殍接迹

尸骸塞川腥聞原野盜賊狂徒來時猖獗時太子太保

王公巡撫尚書李公巡按御史應公發兵勦捕幸而撲

滅此往事之明驗也祗今窮赤之民諆埋户而逃者十

居四五惟俟節鉞之臨聽明公之號令以決去就耳其

可不防微杜漸弭患於未萌乎然此非愚一人之私慮

凡蘇之士夫耆老諳練世故識達事機者靡不深懷隱

憂忘寢與食莫知爲計顧惟愚賤何敢遽爾冒瀆威嚴

然念自祖宗來世以詩書爲業至同魯不肖生長田野

稼穡艱難生民疾苦頗所諳悉平生足跡未嘗輕造公庭干非望取斥辱以隳素行以玷前人茲特不忍坐視吳民廹切之患故敢馳諸行臺用獻曲突徙薪之謀庶幾少助廟堂拯溺救焚之大計非為一己之私也明公倘賜採擇則東南之民死骨不朽矣伏惟矜其愚不録其罪而俯垂察焉不具

答蘇松廵按曾公士楚言撫按職掌不同書　張居正

手翰領悉吳素稱難治比來直指使者能舉其職者鮮矣執事以望選宜勉旃竊謂撫按職掌不同政體亦異振舉綱維察舉姦弊擿發幽隱繩糾貪殘如疾風迅雷一過而不留者巡按之職也措處錢糧調停賦役整飭武備撫安軍民如高山大河奠潤一方而無壅者巡撫之職也近來撫按諸君不思各舉其職每致混雜下司觀望不知所守以故實惠不流至於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職而侵越巡撫之事違道以干譽狥情以養交此

大謬也因憶嘉靖間有周如斗者巡按蘇松信豪宦之言博流俗之譽將應徵錢糧槩請停免士民悅之為建生祠奏留再歷遂超陟蘇松巡撫及為巡撫則錢糧徵發百責攸萃不復能行其寬貸之政將以前免停逋賦復行徵派於是士民怨之毁其生祠刋布謗書向之稱頌德美者轉而為怨懟忿恨矣何則驩虞之術易窮衆庶之欲難厭也況此中人情叵測衆庶難調惟一以大公至正行之庶得無咎無譽耳辱俯詢敢以職掌為告

幸裁擇焉

答蹇理菴撫臺　王家屏

凡舉事最不可有功利之心除却功利無事可為一有此心便復害事即如古人治水墾田豈不是要興水利成田功然必勤胼胝者八年而後水道始通較豐凶於數歲而後田賦始定則知旦夕之功目前之利雖聖人不能圖也畿輔水田非盡可開墾亦非盡不可開墾者朝廷用言官議委其事於尚寶君尚寶君於水田身親

涉歷精意講求決以為可成者數年矣一旦受事不忠不任正恐其任事之過求功之速或拂民情拾物議耳乃尚寶君亦自言始事寧少勿多寧緩勿急寧相順勿相強也何圖尚寶未出而豐玉之工已興矣當其興工固且恐尚寶一至煩擾地方而不知倉卒經營亦自有一種措辦於是農不足而募南兵以充矣餉不足而貸庫金為費矣其後費不能供兵不可散而議復輜重營以處餉矣法誠善意誠良然去水田之議則已漸遠不

倭向固疑之而有書以質於前督撫公謂募兵為農以田授屯乃屯田非水田而農可散兵不可散兵且無餉農何時有粟乎會有成議兵車營竟復而尚寶君見豐玉間田已成其志意滋廣遂去而之河間真定談治河決渠之役矣役未興而議起以有今日不倭因有感於國家之事其為而無成非獨怠事者之過而任事者不能從容計慮次第舉行稍有急功利之念亦必決裂破綻而不可久則此水田之工是也向使豐玉不募治田

之兵真定不徼治河之卒以開墾屬之百姓以勸相付之有司而行田使者歲不過一出省視但以勸相勤者為盡職勿以墾田多者為賢良如此行之數年當今荒蕪漸闢水利漸興而官不知勞民不稱擾豈至急目前之功而阻累世之計哉嗟乎已矣事已至此無可為矣獨今水田雖罷而營兵固存帑庫之金既無所償輜重之餉將何所給誠不能不厪臺下之籌畫也顧此輩向已失之遽招今可驅之遽散惟分已開之田以抵額餉

抵者有數則餉當半省而易供散無用之卒以補別伍補者漸多則卒當益少而易散是在一運量之間而已不佞何足與計第大教下及僭有區區之愚因敢就正左右幸賜裁擇

答王對滄撫臺 王家屏

開荒之議大是難言以為不可開而却有可開之地以為可開而却有不願開之人人所以不願開者富有田者盡力於熟田不肯治荒田也貧無田者又無力可治

荒田必仰給牛種於官官給牛種豈白之來而遂給之耶必報姓名必關里甲必遞領狀皆不能徒手得必有費矣還牛種於官又有費矣起收子粒追呼之使相屬又必有費矣此三項者正費也未為累也田未墾時荒田也官田也既墾而田主人至矣田人欠糧則拉與賠糧欠差則拉與賠差非必真正田主人也本非其田而賴之使賠者亦有之矣賴之於官非必不才有司聽其賴也即才有司而急於差糧之完屈之使賠者亦有之

矣非直一歲賠也歲歲佃之則歲歲賠之不棄其田賠未已也故人之視荒田不啻坑穽官雖名之不應也雖給之牛種寬其租粒不往也何也差糧之累難支而官府之令不信也此百姓之所以益逃而田土之所以益荒也乃諸鎮以墾田入奏者動輙數千百頃不佞視其籍惟有切齒而恨且嘆耳將誰欺乎夫田既曰墾則租當日多租日多則餉當日減今各鎮一面報開荒一面請餉則其未嘗開荒可知其所報開荒直虛文耳臺下

却欲實做必踏勘地畝攤派税糧使荒熟有定數輕重有定額而後召民開種令其樂從此舉事之所以甚難報成之所以獨後也若止具文書如他人則何難之有而又何至有怠政之議哉雖然寧以怠政去官無寧以虚文冒賞也即此一事以議臺下而臺下之人品宦蹟乃益見其高毁譽去就何足計也欽服欽服

救荒書　程一元

夫救荒恒言其一曰平價平價者欲令凶歲用樂歲之

價也糴者有餘糶者不足損有餘補不足故曰平此善政也愚竊以為欲平者人君之心也而不平者物之情也書曰惟齊非齊故必以平寓之不平而後可幾也昔耿氏常平之法穀賤則增價以糴貴則減價以糶此在官者也若民則惟害之避惟利之就有父母所不能諭君長所不能制者乃天性也昔范文正知杭州歲饑穀貴至斗百二十文范公更增其價至百八十文吿諭遠近於是米商大集價亦隨減包孝肅知廬州亦不限米

價米更以賤此固以誘致境外之米然可以推見人情誠價貴有利則境内之米亦必不煩告戒而自出矣常平所謂增價減價者葢就時價而稍增減之故曰價平而止若豐凶獨守一價則何所用其增減而又何平之有哉夫以官府之粟無愛於民猶必隨時低昂其勢然也況在民者乎今境外之米或不可望境内之米亦宜用時價而少損之庶幾民之從之也輕其猶有不從者然後勸粟之令可時下也其二曰勸粟勸粟者亦平糶

之意但其權稍出於上所以開民之故各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亦善政也愚竊以為勸粟之意本欲以有餘補不足也然凶年非巨富之家鮮有餘粟中富以下則足以自給而已責中富以巨富之事是使舍其父母妻子之養而養人非補助之本指矣江浙之民其貧富以田為差故欲辨其產者惟按其田則可知也愚以為諸有田數十頃者為定其高下之差使以差出粟官為主其價用時價而稍損之若今所謂勸借者則粟有定數

猶愈於鄉民無巳之求也輸之於上猶愈於人自為政之糾也如是民必樂之其五頃以下至一頃者勿賦以粟而亦不得受粟此其與責民自料其産自出其粟者相懸矣葢使小民呈報則有賣富誣貧之奸使富人自糴則又有冒妄不實之奸而其甚可憂者小民羣輩自入富人之家爭以攘奪為事法不可勝則為亂之漸也此俗一成中人以上人人自危矣又所謂饑民者謂其無田可耕無家可倚而今皆椎牛釃酒攘袂奮臂相與

約誓而為饑民而其無田無家者反不能自列於上則是善人常飢惡者常飽彼惡少年不喻上之德意方且以為衣食之本惰其所有事而趨之傷化之大者也其三曰閉糴閉糴者非先王之法然今之郡國各有分地人惜其粟人愛其民百郡皆然而一郡獨否則病何者無入而有出也故閉糴亦為不得已之政愚竊以為天下一家均為生民以百郡之廣必有有餘不足之處因而通之則俱全之道是以先王禁遏糴也四海譬一郡

一方譬一縣方今閉糴之政在列郡行之則不得已也何也以他郡之政他郡制之也在縣邑行之則仁政必有壅遏偏枯之患矣何也以一郡之政制於一人也就一郡而言之則諸縣豐歉不同矣譬之決渠水以救涸澤渠雖稍減澤亦得滋水平自止渠澤兩利非必竭渠以附澤也凡人之情先自為而後為人誠使五縣之間各得通流相為出入則其出者必有餘者也入者必不足者也不待為之郤慮而民自得久之則五縣若一仁

無不貫矣愚小子竊惟涓塵以必赴為勤海嶽以并容為大伯宗多知而梁山之議乃效於將車之役夫威王明主而治齊之理乃發於自售之醜女古今大賢若此者非一葢議有不可用而言無不容則人自竭而理畢具矣伏見明公哀矜之心浹於窮民明威之治訖於豪猾令無不行法有必用將以兼舉周官恤貧安富之政而并包五縣之民此千載一逢也故其自忘其將車求售之陋而欲有獻於深哲遠聽之前誠珍羲子而昧太

牢矣伏惟明公矜而察之幸甚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